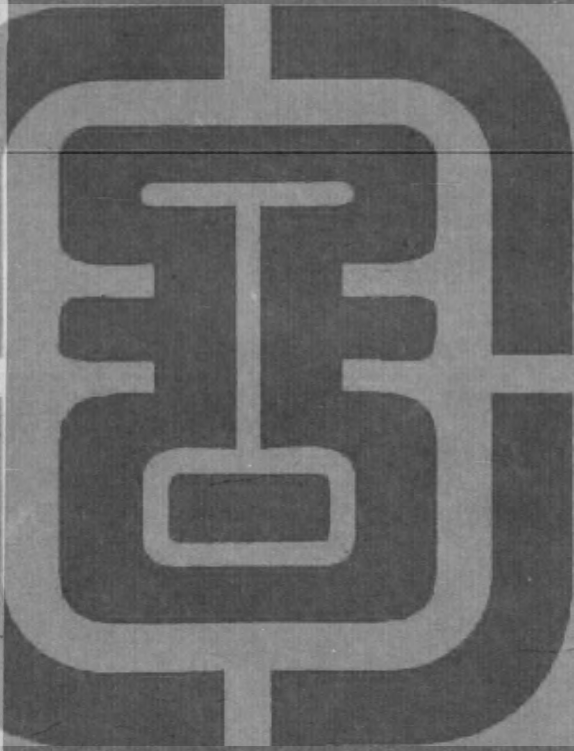


快
獨
集

卷十六之十八



雍野李先生快獨集卷之十六

濟水李堯民畊堯父著

尺牘

與河南吳直指

河南之上司及河南之士民俱視河東鹽商爲
寇讎者無足惟卽弟未履河東之日亦極惡河
東之鹽不堪食縱破拘攣改地方有何不便初
到未久之日猶謂河東前院有何意見不肯變
通心竊非之今久而後知河東事體之難誠不

得做人情順人心中間苦處筆未易盡簡而談之兩言可決假如三邊不來要軍餉納軍餉者不來尋鹽商掀天揭地之事便非尋常人可能至如隨風倒柁順水推船和同寬大且又博愛民之譽沽導利之名奉承勢要之官牢固自己之官一怕人綽綽爲之弟寧見不到此乎官以御史名御史之差以巡鹽名挈餅之智智出無奈爾改地方者聽其改行鹽票者聽其行商鹽堆積者聽其堆積私鹽充斥者聽其充斥河南之人不快然大適耶而河東商人之鹽賣不賣不問也三邊之課完不完不問也異日縣官以失悞軍興之罪罪巡鹽御史御史曰吾何忍拂民情也則胡以自解矣人患不以公心視天下事又患不以虛心論天下事以一偏之話偏一方之人口頭則然若反之良心設身而處或不至是弟性極不喜膠固苟有真見九牛不能拔百折不能回硜硜小人大自可笑道長謂之何

上王許徐三相公

三吳上年水災瘡痍今尙未起復遭旱魃爲虐
田苗立枯饑民皇皇委不堪命念見年錢糧求
蠲不可求停不能唯有再請改折一節庶幾上
非損 國下頗甦民且當此米珠之年倘遂所
請將來市價不患其騰翔饑民不患其艱食潛
消地方之隱憂而漸復已敝之元氣者端于此
舉有賴也直恐大司農所重者 國計必且以
歲漕成規辭必且以屢要非訓辭必且以一二
小熟尙可取辦辭不知四郡眼中子遺之民皆
出萬死而更生者也計其異日災後所收當不
足糊口將以何者上倉兌運哉職已致書大司
農處曰非頻年相繼被災決不敢再請非米價
至今仍湧決不敢再請非慮及開倉兌運之時
捶楚不前致悞 國計決不敢再請大司農不
審以職之言爲然否萬望俞允仰借鼎言一致
之毋拘常格俯從民願後不爲例庶億萬生靈
之瘡痍其有瘳乎

上大司農

三吳異常大災荷蒙異常大賚蠲停折賑曲極其優億萬生靈豈勝祝頌但勘劄中謂十六年至十一年除金花漕折外其餘准停一年夫此數年所最苦者惟金花漕折爲多餘皆甚少也緩其少者不緩其多者災民何繇而辦况十七年錢糧尙在明年今且預求蠲停乃十六年正目前燃眉事也緩其異日者不緩其今日者災民何繇而辦當此爲民請命之秋而又以追比戕民之命肌髓盡枯徒速之斃爾職謂不分金花漕折非盡蠲不可如不得已非盡停不可必如是而後有司始得以展安民之策向使一面責之安民又一面責之追逋適千里而繫其足能乎哉以辰下光景視之災異疊生禍亂層出將來實難措手疏稱前無所獲後無所異甚于勘災時者皆職目擊語也倘得盡蠲固爲極幸卽不然得盡停其亦可矣此地方之上願也非所敢必也職竊見時事日艱一日人情日危一日直恐輕心小民變生不測不能不爲是杞人

之憂不得不爲是馮婦之妄伏祈旋乾轉坤俯
賜財答東南幸甚

與陳南濱道長

同舟附驥時月幾何報 命還 朝旌旄在望
臺下青天白日之心泰山喬嶽之器持斧攬轡
所在霜嚴視網泣車是處春藹晉乘不能紀無
前之盛口碑不能載有永之仁獨念朗耀不以
爇火見遺崇巒不以崕嶠故擯寵之小友飲之
醇醪面命耳提捉膝把臂解攜則時時置郵不
歇搦管則字字肺腑相傾千里比肩尺書對吐
真異姓之骨肉同事之雷陳也古稱知己未必
奉王命而同驅又稱善交未必屈先達而下締
如翁丈者恐千載青驄卽同其步當讓其德一
時蘭臭縱追其才難比其情某荷鑄一年銜環
五內懷翁之愛初以月計近以日計何時其或
敢忘是以荷翁之行不惟爲民不惟爲官更衷
曲之在結敬修溪澗仰溷清嚴翹瞻法宿之漸
遙洗耳 帝心之益簡

寄張伯起

解携十年無論種種德意在念卽扇頭佳句中
心藏之至今矣足下文章道德主盟詞林羽儀
千古塵寰之士望之匹如天人此之不朽卽巢
由詎足多讓春初語荆厚老曰必搜巖穴之士
薦之金馬恐無出中吳二張昆弟近論著何書
剗剗何稿望一教不佞徼足下之靈濫役秦晉
遭逢不歲日惟焦勞爲况可知所須提策不啻
饑渴

寄侯心于

懸想不可言遙度體中當大可弟別來得夢者
三一聚談一共走馬一把臂慟哭而醒吾所知
都無夢獨夢足下河東案牘外有抱影已爾携
冊大是嫗友性不好飲而酒復甘不可口兩三
僚子殊令人厭其聲岑寂之極轉憶故人有加
四閱月不啻四千年也始兩月常苦終夜不得
一熟寐近偶一熟寐輒遊舍中覓良友如足下
未及繾綣又復馳歸河東神魂勞頓奔走不堪

比又苦熟寐矣此不佞弟千里情況也邑中友
儕盡淪落王際雲趙庭言不可失

賀晉中丞

金飈薦爽喜有把菊之期栢府呈祥快覩繫茱
之候臺下令並秋嚴節同霜勁名德光爭日月
簡在 宸扆風猷色動河山惠流黎庶時維九
月序屬重陽法從與寒潭並清勝遊隨高秋共
鬯佩萸行部妖氛以節鉞潛消對酒觀風花事
以才情愈麗某幸同臭味夙被提携際此昇平
遙仰東籬之晏敬將芹藿聊輸北海之尊惟鑒
存幸甚

賀中州中丞

時維九日秋浸一天鷺逐霞邊晴影莫窮乎紫
翠鴈橫烟裏商聲益助乎東南茂對昌時倍迎
戩穀臺下經綸名世氣節澄壺威稜霜擁于中
州憲度星飛于北斗茲當燧熄塵消之候况逢
潭清潦盡之時拂塵憑高俯矚黎元之笑口因
風落帽任教黃菊之滿頭燕集奇觀龍山勝會

某遠違川谷莫携桓景之囊敬貢茱萸聊展王
弘之悃伏惟仁鑒曷旣依馳

答沈玉陽

金風澹蕩白鴈橫秋玉露零灑黃花吐日遙想
東籬之雅興樂與人同詎期北斗之餘光情隨
景至插萸以佩儼承栢府清霜挹菊而芬宛對
龍山勝宴敬惟九頓拜此百朋

與趙麟陽

不肖領役繁區朝夕祇惕重以頻年災告民不
聊生今歲旱魃爲虐赤地千里室如懸罄野無
青草欲老弱者不溝壑強梁者不萑苻也得乎
此皆不肖獲罪于天所致辰下蠲賑之請未
覆撫按之計已窮萬姓嗷嗷所在思亂台慈不
一提策恐覆餗敗轅不在異日而在睫下大負
培養爲懼滋甚

與陳隅陽

促鄰論心披肝爲國翁丈不難石交翩翩也
肯亦念天涯行役之子寂寞抱影聊弟業于閨

夏念四日視中吳事矣是役也天示其異者累
年民罹其毒者入骨一旦舉秦嶽之重責之政
負則不肖有餘思哉翁丈視不肖如弟視中吳
如比鄰倘有意于震澤具區之子遺乎則願惠
之指南不肖卽不敏敢不夙夜從事

報沈玉陽

中秋佳節上相元禧矧今北塞無塵正逢銀漢
無聲之夕兼之西成倍稔幸際水輪倍彩之秋
遙瞻三晉福星宛是一天明月其竊分未照久
荷餘光慶祭戟之清寒知深庾典愧芷毛之粗
略未上融尊乃損玉盤真成瀝露碧天如水共
台垣千里之圓輝高誼薄雲矢下委寸心之永
佩肅進使者拜而受之謹附謝言未央感載

答梁承齋憲副

不佞于世無所嗜顧向往海內名公臨池事見
卽愛愛卽求求卽什囊往薄遊中吳不及見祝
枝山文衡山二老而字固在也至周幼海以下
諸君皆以染翰蜚聲俊逸莊適各成一家乃其

天然古雅如商彝周鼎愈玩愈不可厭而又未始不俊逸莊道也者則門下所獨也墨妙一臨如星斗錯落庭堦間光芒閃爍應接不暇不佞何足齒先君姓名得荷題目不佞歛容九頓承之矣如椽數紙當令棹櫂生色藉以不朽書舍扁字字欲仙雅與所貯汲冢諸集稱伯仲云而古詩數十章迥在祝枝山之右非文衡山所敢窺皆不佞草堂百朋也獨念德薄福淺一朝與被明公之寵橫有瓊賜造化不忌其多取耶銜結惟世世無敢忘

報辛龍門

覃懷一晤未獲傾倒今別忽冉冉月餘矣河東抱影無一與語者初抵爲案牘所苦此又爲岑寂所苦不得足下一笑談奈何奈何十月初二日丙夜夢與足下劇談良久且謂僕曰吾近來健飯甚壯子何癯也放衙卽有瑤劑到悲喜交集豈其神相往來故夢耶至謂老嫂之變此何時耶又復何恙通家兄弟絕不聞此分戚事益

見零落之後天涯阻人回想朝夕把臂休苦相
白者邈乎不再徒深悲慨

與沈衡台

歲杪奉手書恨不能飛渡大河把臂傾倒耿耿
干旌所至何處非饑色民耶糊口且不得奈何
及鹽也卽池花真成水晶無庸之矣太夫人南
下有骨肉者侍攀輿乎關山母子之別弟何忍
奉問恐得教滋爲不佞遊子戚矣盈盈一水但
有神馳

報王鳳洲司寇

某獲罪于天致有大國今日之旱水枯土枯苗
死人死機固然矣不肖抱牛馬走之空名不能
出一籌活一命爲二三父老解梓里憂則安用
如此攬轡之鄙夫爲拜命之辱有獎借無訶責
迴環循省知長者難其面折欲不肖索之不言
之表也夜夜惺惺敢忘明德唯是豉山未卸魔
障倍增不可以久而久可以速而不速明公知
已想念及之矣再拜鱗羽使者寄聲幸崇鑒

與鈔關陳部使

吳關號子午巨津頻年不歲商旅出于其塗者亦復寥寥不足滿貴臺之計額屬河渠所在艱澁至銜尾數時不得前天之陽九吾民也而又波及國課不肖弟誠召之矣徼惠廷推借重名德瑾瑜偉抱掀揭鴻施四郡孑遺之衆賴門下轉災爲祥自苦之甘者胥于台斗蒞止之日翹跂以俟

答周志齋中丞

景際中秋香生明月兔魄團團於三五幸對使星蟾娟燦爛於烟雲雅同藻鏡瞻彼南樓之致缺焉北道之情有愧佳遺敢辭淺興謹拜手于遽使附謝言于庾臺感且未央行圖專展

與楊宜菴掌科

翁以部銀朝取夕至耶民心欲久留台駕天意欲久留台駕此中妙竅部不得而知之地方不得而知之獨弟偶弋獲爾銀一日不到翁一日不可行翁一日不行三吳一日荷福誰謂翁一

動一靜非東南民命所關乎弟席尊莩三冬且
半而民無他虞弟固不願翁之速發也惟是弟
病志老又病弟欲去志老又欲去無一東道主
投使者轄而翁一身上則事覆載之所不能事
下則兼撫按之所不能兼弟與志老明明倚重
不獨陰受其賜而已感何可言郡城中佳山水
頗多十五年前弟曾一寓目今回首陳事矣向
非犬馬病危天池劔池間豈得無李生之迹追
隨使星登眺哉日來望 旨如望歲胃痛不止
粥亦難敵緣成行無日尙未敢以解攜語瀾記
室讀楊朱臨岐之句不覺瑤函中淋漓似雨弟
淚耶翁珠耶不可知也銜結鮑叔永世以之

寄張弘堂

款段之足終日奔波無有歇時卽九方臯在前
不遑昂首一嘶其側今日者寧獨不能一嘶虺
虺齷齪不敢自必其須臾之命言念知己良用
於邑方陳情乞休干門下澤乃台車先已數日
而西弟固無所往而不陽九也辰下得 請庶

幾蹒跚歸里急親藥物爲殘喘計念天上故人
越在藐姑射之顛從是豐草長林卽有尺素誰
其雙鯉又念吾翁宵漢事業政在炳蔚何事再
圖休沐者爲展轉遡瞻不可自持江頭一芷不
滿大君子捧腹猶之乎千里鵝毛云爾

留周中丞志齋

共惟台臺道德則鄒魯以來之淵源品流則羲
皇以上之人物軫民瘼切于痾瘵救時艱問及
庚癸頃緣旱魃屢步郊壇必欲禱遍山川豈徒
憂形詞色清數百年未清之奸蠹單赤息肩省
數萬兩應省之浮靡謳歌交口方幸擎天之得
柱何來射影之含沙計乾坤之雅量一付萍漚
知江海之冲襟斷無芥蒂忽聞休沐趣代封章
某撫牘興悲仰天太息夫翁臺亟爲一身計而
未及爲一方計拂衣之念似不可回如台慈姑
爲吾民謀而不遑爲吾軀謀援手之仁恐不可
後何也不獲乎上則當去而 殿陛業已鏡其
忠肝不信乎民則當去而閭閻業已佩其德澤

况乎十郡皆不毛之地兼之一夫無糊口之需
溝壑且盈白骨泣蕭蕭之鬼潢池日弄綠林鬪
隱隱之戈自非徼惠轅門誰能降心油幕大旱
作田間之霖雨須留傳說長才中原思胸次之
甲兵必仗范公偉望天時人事倚中丞如依秦
山物理民情離大駕卽離慈母寇恂不放于河
內張翰難憶乎江東某梓下醢雞里中椎木同
舟同病天涯骨肉無雙一德一心眼底羹牆常
對乍損還山之信大乖執珥之私特走梅花強
干相府伏願上體 簡書之重寄 國爾忘家
下憐塗炭之奇屯危必授命霜露之恙何妨天
相吉人水火之秋唯是日瞻巖石喜其來而悲
其晚萬民仰斗正殷易于去而難于留吾翁絕
裾安忍速回成念曲賜俞音地方幸甚社稷幸
甚

與傅金沙

別顏色三年矣念及離合不勝悵罔翁丈命世
才也托之乎請急避去弟何能望清塵百一乃

貿貿然蚊負泰山于此念及出處又不勝愀而
賢郎風氣日上丹青之價日重翁丈撫之膝下
佐戲綵歡何恠乎腐鼠一切也吳民以旱故大
無秋主計者疑信各半難其改折地方在在惶
懼翁丈有意舊棠則何以督策我

上申王許三相公

楊掌科到職力疾以地方諸大計細商之此君
爽朗有識一抵姑蘇卽以稿來見教欲爲蠲舊
停新之請中間又有破部覆巨室之說其意

甚善內舊錢糧一事民間以爲可緩謂蠲可也
不蠲人亦不納猶之蠲也職謂不然民縱不納
其如各官住俸何此等舊逋若不一蠲有司不
拘蒞任幾年畢竟無開俸之期矣新錢糧據楊
掌科意止欲停二分仍徵三分爲國計也職
以爲言盡停則二分可望言停二恐將來不停
亦或有之斯二者想渠必有定衡也至謂巨室
一節楊掌科發明已盡職又以根本之論具告
大意謂巨室拖欠誠有之但頻年顆粒不入部

中考成甚嚴有司徵比猶賴此輩勉出其貲以
應近皆匱乏無餘貲矣難道在貧民當計歲之
豐歉爲徵停在富民無豐無歉必欲盡傾其產
代貧民完及分數直令概爲餓莩始得乎恐非
一體之義部中謂領賑小民安得有金花銀此
政不知江南賦法也夫金花銀者乃照田驗法
均派有一畝卽有一畝之金花巨室小戶人人
有之各州縣田地巨室不過十之三四最多者
不過五六其餘或百畝或數十畝或一二畝皆
小民棋布若必以巨室始派金花則巨室之田
能有幾何無乃大虧 朝廷原額乎當派時無
論巨室小戶皆派此銀當荒歲無論巨室小戶
皆遭此荒今以通國所欠者全坐巨室何以服
人心乎至謂有司之法止能及于小民不能及
于巨室亦未中此地肯繁巨室頗有體面頗畏
鞭朴前所稱出貲以應者是也至于小民糊口
不能日日鞭之何益于事卽有司豈肯豺狼小
民而媚巨室者總之貧民富民連年拖欠者非

敢于欺賴也力量不前不得不拖欠也部中執先入之言甚疑江南巨室慣賴錢糧鄉紳一有言輒曰此爲自家欺賴張本撫按一有言輒曰此市恩于巨室爾不者必明不足以察也夫當此流離死亡之秋塗之人且泣下曾一撫按尙憚市恩之名秦越視之專以桑孔爲師哉已上之情與楊掌科一一道過職今凡以病去後來者能不蹈市恩之套能坐視垂死之民使野無遺駭邑無逋賦則以俛擊天手爾職常謂吳下負三大寃無人肯信見閭閻城市滿街錦繡不信民之苦見財賦所自出之地而各省直來買段疋寶玩者接踵于道不信官之窮見人文日盛公卿日顯皆曰此必道府有司之所望風而靡撫按之所投鼠而忌者不信士大夫無爲官府梗者此亦世道人心大關鍵職嘗慷慨不平每欲一言恐不知者必謂職別有意也今病中亦不能矣敢以附聞

寄許繩齋

春初得鵬搏耗每向澄渠兄躍地稱快吾榜落
莫甚矣嗚嗚名流久抑白屋識者謂癸酉文運
獨遭百六不有年丈琬琰爲心麟鳳其采何以
王我十七年同袍之氣而冠四百人中鵠之盟
哉欣忭欣忭榮選當在何際甲次巍然首推清
署尤是登仙第一義唯是不肖弟下中劣質濫
役繁區瓜期踰久蚊山未卸駑駕難前天上故
人豈其度外之不一齒及耶願聞教命

與孫栢潭

伏思吾丈擬五百年于間世冠三千字于大
廷扶斗握台自旦晚事乃宅里棹楔于皇華亭
外不再見無亦觀風者之缺政歟弟體中大劣
不多及

報林雲源老師

門生某老師之所卵翼而陶鑄者也憶昔台慈
胼胝之日門生始以不敏待罪繼以不天歸里
老師猶然置之諸賢之後天地包容之德當與
生我者等何敢忘何敢忘唯是風塵刺促便鯉

爲艱遙望宮牆時切銜感將命者從天而下進
而訊老師福履狀喜得其概夫老師風猷名德
夔絕南牀其大者貽四民平成之澤導三江吐
納之門至今中吳父老子弟加額追頌而忌者
反用他口中之中不中何足以芥蒂達觀之度
乃公論則付之口碑付之史冊已爾東山之志
雖堅北斗之望愈重政恐綠野高致不足以勝
蒼生之思也門生偶抱痾于雲陽草草附謝極

目南雲祗深馳戀

報董潯陽

日者松陵之役卽未獲躬干典謁然而鼎劄數
千言來不啻奉鴻寶誦真誥也一抵金沙地方
事尙屬肩頭勢難脫畧身在病中心在事中事
日劇病日劇良苦良苦仗芪得請方欲走一
介告別乃使命鄭重臨矣病中例辭諸長者存
書獨不敢辭台慈手教拜而受之鉅簡凡四細
簡凡三纍纍將數萬言珠璣錯落慰籍詳密膏
肅二豎似稍稍引避無亦台慈言言藥石中其

肯榮耶某自念待罪年餘無益于民有損于身
夜氣省愆不勝訟悔惟是東山人望南極壽星
不審何緣獨垂矚眄恤其私指其迷戒其所已
蹈勉其所未至前輩獎蹙後進者豈少如吾翁
取人于驪黃牝牡之外念人于支離齷齪之中
某更事不深耳目頗具誠不敢自謂多見且頌
且服生死以之矣渡江時迫情事俱惡戀戀私
衷不能自棄東嚮哽咽不盡

別周志齋中丞

不佞某何忍上解携語于翁臺哉自惟不佞人
在下中車不載而斗不量者謬承翁臺收之小
友結之同心無形無骸無城無府一年餘如一
日某自幸可終事左右傾此肝膽矣豈意今日
先解携也初翁臺堅欲拂衣是時不佞不愛苦
口強翁升帳誠恐蓬無麻不立豈意今日先解
携也近知翁臺必欲再申前請不佞卽少遲須
臾代翁前驅佐翁後乘奚不可者豈意今日先
解携也大都一念在先人遺軀卽翁臺且不能

戀况其他乎唯是翁臺東南半壁之身非丘壑
所得有縱屢疏必不得請縱無心三公必不得
逃 社稷臣自與不佞焉能爲有無者徑庭也
不佞行矣寒暄語非大丈夫臨岐所道顧三千
里外止翁挺樹滿目英雄誰爲鮑叔願言眠食
自愛薄片聊以當飛鳥依人征馬嘶主之意

別鈔部陳澄渠

弟去矣吾丈再四念之再四貺之味來旨似折
柳歌驪猶曰未悉直以肝膽推而置不肖腹嗟
乎金石可銷滄桑可變高誼何可忘哉吾丈負
公輔骨異日公輔事業弟一見輒識之顧其心
非重吾丈公輔也重吾丈天韻爲海內第一流
人表也弟去矣雲霄竹帛願努力自愛未將之
敬伏祈鑒納足下交弟及弟辱足下之交皆出
世間法者知我者足下不盡

又

手書送弟五百里外一語一淚弟何忍對大江
讀之江流雖深且長不及足下片字所不矢心

銜知己者有如水王百穀張伯起昆仲皆中吳
偉人弟格于俗調竟不得一下上足下愛才甚
爲一剪拂之秉松陵驛者已在勞書中似前知
足下美意觸目酸楚不堪南嚮

別楊宜菴

上不忍棄三吳餘黎又不忍窮不佞弟以所難
支特簡大黃門持節南下此古今所鮮見之
盛事而翁臺下車兩浹旬于茲矣僅僅雲間燈
雨中一把袂嗣後總魚鴈數數猶之乎對面天
涯也今且欲別吾翁而北天乎以古今所鮮見
之盛事力不能竟其下風是弟不免爲古今所
鮮見之薄命人也大都念及先人遺軀卽明公
之醇醪且不能久醉卽明公之肴字且不能久
炙况其他乎伏念翁臺在北闕則爲吾
君重在南國則爲吾民重大丈夫上致下澤彪
炳竹帛翁獨擅之古今盛事中當是第一殊絕
人物某抑何人斯得以廁蘭交于一日之同舟
接玉屑于九天之末席足不佞餘生矣何幸何

幸弟成行想亦不遙所爲四郡吏民致款款之
私有二翁轍環無憚鄭公再三之繪圖翁簡飛
無憚狄公瑣屑之藥籠兩者知已洞入隻眼何
庸饒舌弟過矣弟過矣

又

姑蘇貴同年甚盛日相下上者幾何園亭所遊
目者幾何歡伯非三白一種所能盡入唇者幾
何河干賓旅款留歌呼者幾何凌晨上堂皇扶
老携幼叩門啼饑者幾何人人喫咻日廢寒暄
語幾何所司各私其民如子弟競家貲于父母
之前者然移文干聽者幾何翁和風甘雨四履
遍有生氣試問三老從來使星陽春有脚如翁
者幾何敢請弟身在金沙心在左右公餘之燕
齒及虺羸病子不他所未悉嗣圖削牘

別檢菴徐老師

初十日部劄到得請矣犬馬餘年生還故里
非仗恩芘豈能遽得老師清望鴻名朝野推重
綠野之適恐難自遂也目前爲老師挂慮者有

二宮室之營建政煩親識之資藉無厭老師清
節門生備知平日既不慣積蓄又不慣節約是
財皆輕是施皆重何以自給望老師稍一節之
老師盛德人人愛敬今在里中非老師飲客則
客來飲老師雖汪洋之量元自能勝暗中損氣
亦所不無門生亟欲老師產麟望稍一節之人
子之于父母肝膽無所不竭卽狂瞽何計一唯
老師台裁渡江在卽病體不能匍匐拜別徒有
哽咽

與王百穀

足下江東獨步也不佞卽不獲時一下上乃其
知足下不在石交之次謀野集雄視一代病中
每一展玩便自不能已便欲盡廢囊底所挾諸
書比論著想益富都于何處名山藏之乎異日
當與墨妙併請

與周公瑕

足下齒德俱尊當是三吳耆英中魯靈光矣夫
中丞得墨妙頓足起舞不佞數欲勞名筆一二

爲斗室之珍顧冗病相仍無片晷暇願以異日
比文候何似庭下花竹無恙否不勝嚮往

與鄭誠軒

貴臺故清適政與詞伯相宜亦政與禪伯相宜
唯是伸側理磨隄糜無一可兒有遠山之似或
者說法日久當有散花之麗往還夢中爾蘇郡
稱天堂而公宇不止湫隘足下雨夜不虞巖牆
耶弟甚念之鵬岳兄不以俗交交弟昨有字寄
往謂與年兄可稱一時二妙鵬老當不謬吾言
也

與王百穀

半偈松菊無恙比日與下上者誰耶佳集全刻
否不佞三逕全荒今始求歸足下不笑吾車生
耳乎比著述復幾何藏之名山乎如在人間希
示一部諸公郎名益鵲起當不在阿翁之後殊
足分快

寄吳學憲中淮

以門下間世名賢天挺資學益自高掇巍科駁

歷中外以來所爲蘊藉之宏著作之富海內日
星而山斗之者亡不在在望陶鎔希模範北面
而師也乃文衡之命縣官竟以予吾齊魯夫齊
魯世所稱近洙泗而與聞三千七十二之遺教
者也比來文與質兩無前軌萬之一卽前先主
盟稅壇者往往爲東土文學慮今者真儒在事
一代文運實賴之東土固首所親授受者不佞
能不爲桑梓青衿躍然舞蹈乎

與張弘堂

佳園夜來山林雲物之勝應接不暇懷抱久不
佳一夕灑然快矣公郎伯也雅純當萬選萬中
仲則奇氣勃勃不可羈一日千里何難哉殊爲
翁丈私喜

與周公瑕

辱明公厚雅亟欲一晤乃以犬馬病竟阻握手
承道駕數百里枉顧大破八十長者常格坐失
良遘悔恨累日拜手筆佳筴之賜亦不佞所破
常格于長者也足下期願在望德劭彌新不佞

卽雖伏尙當時時祝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不敢
忘

寄張伯起

日者兩辱手教兼之清貺受者倦矣施者未厭
何足下愛人無已一至此耶石侯以執法論調
天不欲以良二千石予吳民何惟乎爲當事者
所棄也言之可爲於邑昨讀兩公郎制稅小宋
不減大宋此門下雙璧也可慶

寄王百穀

顧父母不北遂久無音驛几間有足下之集扇
頭有足下之筆山斗羹牆何啻面也石楚陽以
執法論去其人品愈抑愈揚愈困愈高可不負
鄙人日者所薦公論四騰奈大中丞何讀送石
守詩足此君不朽矣貴地淫雨浹旬無亦爲二
千石暴怒耶不佞右體未平今歲何能首路重
辱注存但深感佩

與屈少徵

弟此行不敢受相知者一蔬况笏耶然已銘高

誼五內矣初擬開河登舟頃聞此路在在皆水
又改于張秋不審可行否路頭尙未定無勞子
猷船也大野桃夭酒不獲與當是作客者無食
指動爾時下東西多故弟非其才吾兄奚以爲
教遇都門便羽無日不謀其政也

報潘印潭

夜來遍讀大作每篇有不可磨滅一段議論每
篇有獨見獨斷不隨人根脚一等機軸字字皆
發理趣言言皆出肝腑最覺絕處政在開口收
煞及轉摺過接之地何翁之識見超邁心思玲
瓏筆力斬截若是天資學力未足以盡之恐是
自靜養冥會中得者時執中舊皆左袒唐瞿細
玩發音繁闡玄竅及抑揚輕重之妙卽唐瞿亦
當由過區區淺學不但做不出亦看不出吾鄉
得翁真不忝文學二字也快快快快

快獨集卷之十六終

雍野李先生快獨集卷之十七

濟水李堯民畊堯父著

尺牘

報李及泉撫臺

初偕兩按君謀所以具賀者兩按故爲捉刀英
雄而以不肖爲崔琰當是時不肖沾沾然未嘗
固遜誠得以七尺之觚御龍門不庶幾古人所
欣執鞭義哉尋又自悔小巫見大巫神氣都索
鈴閣如雷惡用是布鼓爲已而兩奉瑤劄不爲

藏拙翻以薦醜學究噬語亦足以入鼓吹六經者之耳乎迺知古來西伯屈令之偏嗜非丘言也異日大叩洪鍾請以墨水一斗浮我不腆之將方愧唐突豈煩瓊報草草陳謝增其主臣

又

炎暑驅車而南於地方大屬襁褓且廚傳日所素飽無之而非臺下推食也何至更煩厚餉爲台命爲重九頓承之矣拜三爵之貺旋取芙蓉露浣之置之案頭以當三雅興至引滿呼月當不殊鈴閣下相對文酒適也附謝

又

恒山多士覺此番大進于昔豈非老文衡出青藜之餘移紫陽之化三年而有成耶恨不佞力疲三時眼迷五色不能不于諸英挂漏爾顧猶幸台臺左提右携得以潦草告竣所荷明賜敢忘戢感

與程肖莪

老蠹魚日俛首章句不暇時時聞問顧其神何

嘗一剎那不依依知已也邸報中無他事日惟見大小官捐俸已爾又日惟見無賴小官請開礦已爾大疏侃侃烈烈都是身所素歷心所素畫語可爲貴垣吐氣天聽回不回不必問決不可不存此一段正議此等光景此等舉動又安望理天下正經事哉輦上事可發覆者無惜鴈足

報方岱陽道長

深州其室如斗其熱如甌其卷如山坐卧其間者那得不其汗如漿其病如狂哉惟見丈琅玕尺一稍爲披誦心花頓爽煩暑都退卽李贊皇金盆貯水漬白龍皮其中不是過也駑步非六月杪不得竣事丈先曲梁乎魏博乎或當於七夕之前共明公而呼明月也曹心老事大司寇以其身以其官保之想

天亦可回但辰下不堪楚囚爾唐選部竟亦長子孫其署耶古今不通之事比來俱創有之夫足噉噉本兵初欲以科臣爲孤注間執其口旣

而又恐中左尋罷之始終皆私也鄙意頗謂科
臣往勘亦是何據無一人從與之耶豈科臣亦
自懼爲孤注耶一笑

又

連日有雲無雨卽雨亦但如太平之世不破塊
之雨也三農何恃不恐乎五日無霑足之霖不
但三農苦海中老蠹魚幾有夸父之暍矣臺下
隨車之物何不蚤分升斗沾此恒山四履耶按
部今於何所洛州水芙蓉盛開不減蘆荀世界
第恨無緣追隨仙帆聽採蓮曲爾

與于念東

中秋前從邸報中得請告耗不勝驚訝冶城山
水甲天下以親丈人中爽爽吏隱其中政自快
適何至善病爾爾耶無亦香名感召戶外多屨
不能不疲于吐握耶抑亦時事陽九不堪着眼
姑避世牆東以俟天下之清耶弟自四月朔出
較恒南今且半歲強矣中間爲老蠹魚僅十之
四而二豎侵尋從事藥裏則十之六了此天雄

業障便料理豐草長林之策與親丈爲禽向友
不煩招隱篇也敬耑力馳問侑以溪毛千祈鑒
涵

與蔣直指

陽華復九秋令已三望龍門不啻龍山懷岱日
政逢菊日霜前排白鴈雅稱烏臺籬下簇黃花
可親竹葉敬跡王弘故事聊追桓典餘歡

與程肖莪

兩書久北一無還音豈郵人都殷豫章耶近况
何似瑣闥之上所謂九鼎大呂者丈儼然稱首
鶴在雞羣鳳居岡頂其爲吾道吾土生色不細
高東老何時按部二丈中元邀月快賞可知亦
念及悲秋宋玉多病馬卿淪落天南琴樽淒楚
耶握手未期五中耿耿

與方岱陽

薄暮素絲凝冰寒光靜雪法星散靄平分三五
金波水鏡當天直對團圞玉魄不佞賞心極目
知北斗有如練之篇抱影懷人恨西園無可飛

之蓋敬陳毛泚用佐琴樽希命柄軍持者笑而置之

報陳侍御

才下瀛城便損腴餼辱在蒸黎敢不下拜棘闈似海多士如雲良足快目顧學使者時時泥塑日日蓐餐譬之鎖顛白老彌陀于八寶蓮花几上強令說法神且不能自王羣峰列岫何渠點頭乎此不滿達者一笑辱齒及倚筆草復

與韓掌科淳寰

自丈一葉而南弟之覆至今無與爲發者不念弟楚耶老作蠹魚以夜足晝眠食兩事翻成長物是役之葛藟人極矣老諫長相羊東山詎忘北闕乎俸今不期者駸駸主盟奈何令老成人丘壑也以可庵故波及選部而空之又以兩計部故逐二中執法皆可駭聽時事如此潘輿出一年不北弟爲書詛之矣易水道中率爾附候薄具真老儒手望勿以不腆也而土苴之情不

十一

與陳南濱道長

較士艱鉅筭也在三輔盛地艱鉅尤什百千萬
乃螳背蚊肩戴恒負秦者則不佞某濫之欲逃
僵且仆也得乎客冬保河之役旦晚竭蹶幾成
夸父之暍數欲走尺一請益天不假寸晷徒想
像法臺于嵩洛夷門間入都忽奉芳訊猶是對
黃花所爲爛漫者情文蒸厚夜光滿紙顧李生
下中何以承之翁丈吾道鼎呂斯文星嶽以不
肖之醜維于此微台臺誰與發覆者妄意指南
寔切五內薄具溪毛小奏起居倘無惜金石唾
在其耳乎敢不韋弦從事

又

中州大無歲以台臺爲歲台臺行矣纍纍翳桑
當於何處待命耶瀛海上谷不乏快士漁陽亦
復不弱何冀州空羣者之多乎乃豪傑故在襄
國古今壯之茲拱手聽命請從口訣而南如食
蔗然以請佳境如何

與劉晉川中丞

運學倏興倏廢事同兒戲始謀不慎以致事體
參差人情乖忤如此今日不罷究之羣口愈騰
終亦難永不如力破初議早爲停寢猶可以杜
方張之爭而息後來之患中間事情勢難盡言
恐于題者覆者大不便爾仰承台命謬屬一草
專役請正試事倥偬語多造次

寄友人

戴德而北一年往矣牛馬走中不得于赫蹠事
一棲志三十六鱗何以抵龍門耶聞今歲大水
畝無一分之入不勞食客慮乎鄙役日爲蠹魚
眠食大損與白首窮經之苦無二少年未了之
逋業今又追償之楚可知已文侯比何似武庫
比何似春雷藏聲屈指僅十三月爾吾黨恃足
下張其軍願盡珍重理

與劉兩峰中丞

日者一再得教使乎竟不取答而去雲中要害
復借節鉞聞建牙以來文武將吏遠近軍民重
覩威儀式歌且舞瓊裘部落知舊日使君鏡能

照膽威能奪氣信能結心稽顙匍匐惟思駭喙
天下事誰謂不在治人乎快甚慶甚仰止鈴下
不勝睇遡

寄于念東

王春附八行報謝忽又月餘無從覓片鴻度滢
陽也磁故鄴中要地太行隆慮廻環四履足供
吾丈拄笏唯是鄭莊客未嘗不得見不能不煩
倒屣爾里粟非赤仄二千六百不得一石翳桑
之齧骼枕籍于道弟爲侏儒婦子爲東方生安
能令侏儒下咽乎鄴中何似福星在事當不至
頭然甚也霸州半月可了季春望之左右請得
以雙鯉遡洛水而達鈴下

與邯鄲令朱上愚

來書閎雅簡澹蕭子雲宋仲溫之流也所刪定
諸稅都成南金點鐵手故自不凡

與張都諫惺字

批鱗一疏大犯

主怒其甘心于直諫也誠不係乎申救者之激

之也而况又詘于申救者之苦口乎乃吾丈百世不朽之名成矣百世不朽之名成而國家大事從茲日非矣無論異日卽目前代丈執禮垣牛耳者便難其人豈非老成去國之一大可傷而有識者之所共腐心耶自此東山之身非丈之身乃宗社之身也浮漚世緣知不滿達人一笑區區杞慮所願珍攝以迓賜環之命薄意不成享爲從者六羸之一毛爾

與許太常少微

得報知雅志行矣縣官所用酬名諫者方以一奉常爲未足奈何三讓之高天下之識豈下中輩所可易測顧吾道牛耳非吾丈不與執東山魚鳥亦何預蒼生事願勿滯淫菜絲令海內日夜急謝公也弟疲于蠹魚矣神仙字亦復不下咽駕且南不以舌底一二青蓮加遺耶溪毛獠從仰鼻笑涵

與陳南濱

霸州奉瑤劄知鷺車晝錦矣兩河當海內三四

雄藩近以無歲故治民亂民胥于攬轡者待命
讀鴈矢疏知良工於是獨苦也甲榜有司視臺
諫如囊中物而噉名左遷者視公卿亦如囊中
物非如椽之筆挽六百石樓煩卽發之不至如
此痛快三復大章倚風長嘯不在平原君十日
對飲之下唯是南牀牛耳之執望丈如渴奈何
滯淫許時豈鐵石腸亦復戀戀故園鶯花耶洛
水之役士如雲藝如山老博士坐卧其中計所
蠶食者纔十之半田先生之精光幾何能爲夸
父臺下舌本青蓮日度一切苦厄不一津梁我
者吾不出丈泚水

與趙中宇直指

不奉音驛半月强矣澶州爰書幾何所縱舍重
劾幾何解墨吏綬幾何眠食無恙乎首路之期
如不出十五左右也者願以新碧筒爲叵羅掃
明月而待

報顧冲菴制臺

自台臺談東事以來前後章疏不下幾千萬言

無一字不中肯綮無一語不透膏肓從昔制閩
抵掌利害未有徹骨似此者豈但台臺見事之
敏謀 國之切任重之力人人心折卽管城子
在他人爲柔翰在台臺爲錚鐵無亦天地神明
佐其縱橫耶此事亦無恠言路諸君曹起而爭
所謂封貢二字半吞半吐和親二字不明不白
向來人心愈駭愈惑轉猜轉憤者惟是渺茫不
可執之說而政府樞府亦自不能名其所繇以
連柱通國未必然之畫今經台臺明目張膽洞
開重門歷歷道破矣又何疑之與有諸所操縱
目前及調停事後者又無不犁然備悉持太阿
我手矣又何疑之與有

主上信台臺甚無煩以去就爲爭計日夕必遣
使臣一東用結此局不然以

聖明在上名宰執公卿在下豈其日惟聚訟遺
昔人所笑待汝議定我師渡河也者台臺自愛
眠食無徒丹心而白其髮辱遠教匆匆勞薪中
附謝不盡

與趙直指

鷺輶時時入我夢寐矣水芝燦爛四城匹如西竺衆香國何渠維摩詰不欲以一杯渡耶按部故自苦心丈又事事不惜頰尾那得不病病又無復秦越人佐其急孰謂惠文冠不大黝人乎弟恨不能奮飛澶水又恨不能爲肘後言何所置念道體居恒食牛願以強餐消之

又

中山四履之士不減南三大郡時迫矣勢不得循吉行五十里例左手揮汗右手揮字獨不能揮魯陽戈駐此午曦以了吾癡浹旬以來所爲夢達而書不達者坐此比道體何似眠食視澶淵甘乎天雄故無儀氏家物不如取囊中玉堂金莖露可當沆瀣公牘請度外之積千百薪不禁法眼一日破浪肖平使君爲人真剗有道氣可與下上消其岑寂鵲山故在南宮北郭不知尙有見垣一方其人在否今亦遍覓之備送左右以三輔山川之靈當自勿藥無庸也

與李霖寰

得開府報不勝爲疆場慶東事狼狽極矣一壞于舊套之相沿二壞于積弱之難振三壞于蹊田者之重累自非老公祖天挺豪傑學富經綸何以紓

一人東顧之憂弭萬姓中潰之患乎罷封稍正體統防禦政費擺布想石畫已決勝千里矣端人貞士作用自別謹拭目以觀偉略東發何時弟不能持一觴從二三兄弟道周爲餞殊用耿耿

復李及泉

世之豔學使也豈不謂日所與揖讓者類魚魚雅雅之士人所爲丹鉛而登下其藝稍賢于簿領乎哉始不過以一日之勞而分之乎數千百之士旣而以數千百士之勞而合之乎一人之身始不過以一人而試數千百人旣而以數千百人而試一人手不到則有遺筆目不到則有遺察心不到則手與目不爲吾用而有遺思客

冬之歲考保河也誠不意七尺之尙有今日也
頃入暑以來驕陽日烈苦海日迫左手揮汗右
手揮字猶恨不能移一手揮魯陽之戈逗此永
日以了吾癡回想冬月覺以更楚十倍矣田光
生精光幾何能堪此急鞭乎翰教纏纏謂以性
命博一官非明公主盟吾道備嘗其味卽言之
未必字字次骨如此痛定思痛乃中痛窾得明
公不佞有知己矣已復念才不及下中卽車殆
馬煩吉行不能五十里師行不能三十里何敢
以區區勞人之故上儼門下駑駘之與騏驥所
謂相去不啻九牛毛也南宮彌月損屬國廚傳
不少而無補于主翁之才子弟明公尙厚益之
以貺必欲令食浮于人耶是時不知水競之何
從也

與邢子愿

久不得動定耗較士南宮署旁有吾丈去思祠
在焉十步之內德容德範儼然玉立弟仰止知
已那得不兄事之而又師事之鵲山四履咏甘

崇者念年如一日前無召杜哉唯是入山太深
棄世太果遂令海內蒼生無繇望見安石顏色
弟覩遺愛能無遺恨顧吾丈才名日盛輿論共
推恐終不免爾辱芳訊極慰遠懷惜不見扇頭
一新詩耳弟敢負此役所在迷罔望教如渴容
專誠以叩并丐所爲近製者

與董翼明

違教三時矣念裏言固一日也抵潞便入苦海
無違赫蹏聞問過承賜命大損珍奇火齊木難
爛熳盃中已足銷暑况益之沆瀣漿如許乎再
拜登嘉感不獨口

與孫湛明

弟扃關面壁莫又易矣戶外事無繇知亦無違
知頃薊門項玄池來謂吾丈中暑不快無亦按
部損神耶丈故壯故善葆嗇必自勿藥弟坐卧
酷暑萬卷如山一室如斗寸心如火五內遞病
而五內且自不相饒也弟從何處爲二豎謀哉
丈如悉世間有此凄切者當霍然良已爾何日

竣事下瀛海不中秋期與吾丈步月談心也

報于念東

南宮視建節地如在天上無能再一上記抵潞河搜遺珠者窮三十六日夜力焉手無波斯數十丈之麻又無象罔真訣而欲以剖身愚計求明月之珠爲

君王照乘鮫人見之不免絕倒來教栝捲云云夫栝捲何病當督郵公巡行縣道豈不貴倨不滿折腰人鼻中一軒渠憲使者儼然法臺名滿天下卽樽俎間有時謙光乎督郵如具隻眼也者其不內畏靖節先生軒渠也鮮矣督郵得折腰者之外謙折腰得督郵者之內畏相提而較督郵詘矣丈謂之何仙眷各各萬福私衷大慰握手何時但言坐馳矣

與薊密昌霸四道

諸生行簡事業已面懇矣潤屋者濫竽吞舟者漏網徒增士林一番絕倒此曹安能逃藻鏡外煩再一細理之務令彰瘡所及人人痛快但得

事跡真確足爲勸懲政不須取數多爾

與魏東明

近時梓製義者率朝出而人暮厭之此中三體錄頗不俗圈點頗直惜無一批不免如沒字碑爾今日之役嚴選不難精批爲難一兩語便品評出題旨中一派妙趣乃可傳世然亦必擇其題之難而有致者收之方起人覽觀方暢人才思得二百篇足矣古人謂當今不得以此事推袁門下其留意毋忽

報桑世澤

還樸遂爾雄飛知在舞蹈毘陵故自鬼方以丈神化其鬼不靈矣大丈夫薑桂之性必不可轉久之未有不信信之未有不信者弟方以丈爲得策奈何他虞也報最在卽徵期可待願言耐之

報江綠蘿

茂苑故是江南第一巖邑不佞二十年前業已竭蹶焦思稱難辦治矣以戊子之役觀之不意

其難十倍于二十年前也茲去戊子又九年以
兩年所聞不意其難更百倍于九年前也乃今
門下在事道路之口士民之頌方人人欲尸祝
之惟恐旦暮徵去人之所難者乃門下之所易
得非名世之才絕倫之識貫金石之誠足以感
動而信服之耶然而良工之心則獨苦矣清望
最隆香名滿耳冠冕簡書彈指可待茂苑之
難可以難不佞而終不能爲門下難也異日春
明門外握手道故無以李生糠粃也而鄙夷之

與程肖莪

別來瞥焉兩月矣國是一疏慷慨切直功于
社稷人才不細至描畫情形處似管公明策何
鄧二鬼又似顧虎頭點阿堵法才韻筆鋒良不
可及乃今猶自視人罔極也則何可化而入焉
弟汨沒苦海中力與蠹魚爭道顧冬曦易春奈
夸父何文有三昧祕密無惜一導薄意爲使者
取酒望勿以淺淺也者而嗤之

與李碧筠

王國六軍借丈文武才提衡之不足當筆陣一掃爾尊嫂到來輕裘緩帶大是燕閒請以黃鉞之餘用成藍田之美可乎

與方岱陽

洛州大雪兩日夜水滴成冰老蠹魚漏下四鼓起而蠶食求爲袁生僵卧而不可得遊子良苦哉近左腕五指皮肉都裂恨囊中少一不龜手藥爾辱念及寒宵燈檠之楚且示以還京發案之策此誼此情逾于挾纊敢不書紳

與連少嵩

倭報忽而怒濤忽而喜鵲樞筦忽而破膽忽而揚眉論東事者忽欲食其肉寢其皮忽又塞其口却其步總之關酋置沈棍于掌股沈棍置滿朝于掌股此古今一大可軒渠事夕郎誰當爲孤注者果爾縣官失算抑又甚矣高明其謂何

與趙準台

辰下島夷更局戍卒戒裝臺下旣欲爲三軍肅辟兵之符又欲爲萬姓整續命之縷無遑鼓翼

豈問流觴惟是榴火飛丹梅金冠綠納蓮颺而
引蒲葦達人于此可淺其興沆有芷澧有蘭請
獻之從者

與吳節菴

汨沒苦海展轉勞薪何從知人間世蒲觴菰米
也雅誼鄭重例未可承乃瑤華霜繭不啻玉壺
冰之飛錫矣

與高東溟

弟苦蟲也生平所歷儘堪辛楚不圖今夏善病
爾爾真李道懿滿腹鐵石安得至是畢竟是顧
愷之蒲柳劣漢爾東事一日不報則一日不講
初八日會議何狀從來會議祇是套數燃香之
患惡用是紙上陳言爲乎處一臺臣飾一套數
便好恣意和倭惟其所爲而人莫之制如丈所
慮媚虜故智簧鼓

上心者是也膏肓不可救藥之症豈非此輩作
備哉頃見首揆疏句句是掩耳盜鈴之計縱寇
緩兵之謀必待關白直薄 都城然後整兵乃

爲不張皇耶必如元世祖所在破竹宋驛南轅
然後爲悞 國耶

上覽此等軟言便喜見一讜論便怒忠義之士
時時冠髮上指當奈之何

聖明威武不于醜夷偏于言官本兵運籌不于
戰守偏于和好人專顛倒恐亦天意使然丈謂
之何冢公十六七疏矣如曰

陛下留臣欲臣治何事耶臣職止在用人百用
百格留臣何幹臣如所用不當何不直斥其私
與衆共棄果爾

上卽雷霆不過削籍而止奈何猶自遜禍豈大
臣去 國當如許渾厚耶撫時憤世刺刺無次
無靳郵筒是望

又

自驄駕還 朝遠在天上可望而不可攀欲企
片言亦難翹首東事忽而聚訟忽而處堂不獨
狡倭偵探者笑我如棘門灞上卽我自視無乃
渙之六三耶弟劔病作輟不常繼自今以此爲

頭然之急矣有一舊學使却如新發之礪當事者何日置鉛刀而改用之北鴈非易輦上事無惜其毫之腐也而備提其耳初心欲易一二輕殺遣候緣去者非波斯眼恐以魯縞爲蛟綃取笑左右爾

與曹心洛

人謂倭奴以計愚我夫倭奴何嘗愚我乃我始終自愚以愚

主上爾七事要挾客歲不佞曾一發明當事者極其齟齬立圖魚肉繼而不果不意今日公以一身當其毒也言官何敢自必其身惟是以憂君憂國之臣而摧殘至此徒以快倭爾雖然忠肝義膽鬼神與對一以寒奸雄之骨一以增臺諫之光此其關係萬世不朽區區功名利害何足芥蒂乎惟是暑月如蒸結局未卜不佞子民私臆有眠食不能宴然者敬揣牘遺問動定

鐵石凜然

皇天后土寔保翼之亦復何慮臨楮哽咽

與程肖莪

自台駕還山世闕端人人闕端友躍冶不可掛
冠不得逐臭不能五中火熾鬱而爲病夫病人
所不欲有也然而呻唸牀褥間恣與衾影日親
日密差足自娛則病亦未始不爲契交猶勝于
踈踈心面兩乖之夫徒疲憊無益爾此弟之近
况也丈狎鷗挂笏戲綵訓庭此之爲適卽九遷
奚論促膝談心當亦不遠恨力不能勝一季雅
奈何橫璫食人無之非是仙里蒙其魚肉不岱
屏兄溘焉羽化亦是橫璫波及子都童稚何以
爲家願言慈植幸甚

與馬關臺

年來疆場弗靖狡夷生心而南兵且因之滋亂
當是時緩急輕重之間不容一髮自非臺下文
謨與武畧兼施英風與甘雨並運其能四塞覆
孟三關按堵紆

主上東顧之憂慰邊民南畝之望乎超前軼後
獨步驄馬矣不佞尾續同舟誼屬附驥步趨繩

範亦旣兩秋茲際代瓜可勝躍雀溪毛澗芷不
足以報明德乃一念嚮往之私惟台斗崇鑒而
俯存之

與王象薇

當台旌之南下也不佞遠在下博無能稱觴敘
別耿歉衷私忽已十月于茲矣便羽不逢無繇
聞問惟于虎林士紳口碑中得清肅消息謂從
來關使者無先臺下以臺下世禪名德其勲庸
超軼所在山斗也固海內所預詹而蚤信者羨
仰何旣重煩使命遠損豐儀竊念涼薄之身荷
寵于先翁者迄今猶在胸臆乃臺下道義骨肉
之愛殷殷復無已也則不佞何厚幸焉率爾宣
謝不一一

又

武林人事繁劇從來爾爾以吾丈如水之心破
竹之才想湖上了公事外仍有五千言發爲紫
氣何難何苦焉民不佞爲老蠹魚所困百病交
作今已註籍兩月辰下卽題放矣豐草長林

中洗耳以聽竹帛之業

與汪屯臺

屯馬繫軍國大政半載曠廢三省吏民無所歸
依天幸

聖明 特簡驄馭 命下以來冠裳慶于 朝

士庶慶于野自非公祖直節真心翹楚栢署其
能鬯快人心至此民辱在宇下佩教日深其爲
忭舞視恒情更百之緣註籍不便躬賀專力代
叩伏惟鑒原

復趙準臺

歸思蕭索春初不啻秋暮也辱問寒谷回陽矣
五具呈而始得堂允家園桃杏行將入目長夜
旦不旦無問已企望顏色何時握手

與周懷魯

昨 旨可駭可悲強寇壓境輿情憤激竟無一
字薄責誤國者權奸之力信足回天哉英雄豪
傑卽有一腔血兩眼淚從何處灑也誠不意此
番會議兒戲如此公祖計將安出

與鄭崑巖

吾丈以正言直氣忤時而南弟意公道尚存人心未死決不至久滯白下何悟今日尚進退無據時事不堪着眼安得把足下臂劇談劇飲十日消我嘔魄此番大疏勢不得不覆主爵者至此可歎可笑弟入京輒病尙未朝見伏枕草草幸惟慈亮

與徐侍御

言路陽九時事舛謬都在邸報中無論已最大者無如缺冢宰半年悞大選兩次開礦抽稅之使四出巡方典試之差無人倭奴臨門猶曰無妨運道已乾猶曰何害當此際居此官何如先勾者之爲快哉弟爲老蠹魚所困註籍業已三月且晚放去得與吾鄉綦桂亭鍾龍淵諸君遵海濱而處便足了一生事直恐登萊之波辰下大揚山林中亦且不見容也

與李太守

奉違台光再易歲矣懷仰德愛有如一日門下

名冠巖廊望隆寰寓獨不爲

帝心簡在豈其以雲中節鉞重寄遲之不欲小
就藩臬耶世道陽九大家爲處堂之燕頃島夷
一報惶惑不知所出嗟哉時事可知矣安得如
門下相羊黃蓋坐觀棋局者之爲快也不一

復成生洲

天下事至于宵人明目張膽中傷善良而撫按
不能爲之主持尚可於人間世戴齒髮作宦遊
哉觀門下所遭及揭中所辯不覺二毛上指真
可痛恨來書光明正大何妨共見共聞命之分
送矣事體旣同兩臺聽之已爾必不能如楚奉
張彌天之網亂食人也六恨二害無所用之

快獨集卷之十七終

淮野李先生快獨集卷之十八

濟水李堯民畊堯父著

尺牘

寄于念東

陳南濱書來極贊丈高朗冠絕一時不勝爲吾
黨慶貴臺故是輪蹄子午自勞吐握閱人多得
人亦多此異日題才料也弟一春不得舍中雙
鯉斗米三百青銅盤溝十萬家大半以獨孤之
雲氣爲朝餐寒門食指弱甚不度分得片霞無

爾望日抵廣平是中爲疇昔見督郵地父老婦
子半面相窺者無算不知舊令君未嘗以桓氏
馬辟人也墟曲井邑宛然如昨唯是追念弟所
繇去泣不審從何而下數日不願觸此情境矣
畿南自多士藪守令又以弟舊遊故格外溢之
知有士之甘不知有弟之苦乎此三府者幾五
千人足夸父兩月矣比亦善飯獨不善寢丙夜
猶自不成寐兩眸之離而不合也似學遊子然
恐久當作惡丈何以策之著作近當日富無惜
開示洛水望和門一葦可達安得棹山陰之舟
快其傾倒也

寄趙準臺

坐傍有榻如此永日不得一寢處其上豈不爲
義皇上人所笑近日時事故總督倏予倏奪矣
新經略可又忽行忽止乎東事當何等人肩之
乃免雌黃也狡倭忿而來必毒于昔不于此時
力任人而唯議任人異日悞天下大事必從此
起天官小宰凡三空矣太宰亦復堅卧拂衣都

爾望日抵廣平是中爲疇昔見督郵地父老婦
子半面相窺者無算不知舊令君未嘗以桓氏
馬辟人也墟曲井邑宛然如昨唯是追念弟所
繇去泣不審從何而下數日不願觸此情境矣
畿南自多士藪守令又以弟舊遊故格外溢之
知有士之甘不知有弟之苦乎此三府者幾五
千人足夸父兩月矣此亦善飯獨不善寢丙夜
猶自不成寐兩眸之離而不合也似學遊子然
恐久當作惡丈何以策之著作近當日富無惜
開示洛水望和門一葦可達安得棹山陰之舟
快其傾倒也

寄趙準臺

坐傍有榻如此永日不得一寢處其上豈不爲
義皇上人所笑近日時事故總督倏予倏奪矣
新經略可又忽行忽止乎東事當何等人肩之
乃免雌黃也狡倭忿而來必毒于昔不于此時
力任人而唯議任人異日悞天下大事必從此
起天官小宰凡三空矣太宰亦復堅卧拂衣都

非好景蜀相不出 廷推拜耶否耶河南道牒
來謂堂翁趣二三掌道者草巡方議畧題令諸
按部者世守勿變姑以弟論弟固不能草南學
差事也豈唯不能南事弟詎能必後之代弟者
如弟今日言耶有治人無治法似不必預爲一
切繩之何如蔓言以代抵掌希教

又

道體比何似讀癯如野鶴句知高志之決不肯
樊籠也鮑子西弟獨役役于此亦復何味行且
爲步亦步計矣此別不足惜獨惜吾兩人者聯
鑣于慷慨悲歌之地竟未能一握手深言不無
罔罔何以提耳願聽之下風

寄程肖莪

家累相分五中如麻竟未及展晤而南可勝耿
歉一吠吠及同類豈真桀家守夜乎此何損徐
君但自損老黃門面孔爾徐辨疏不載邸報望
發示吠者眼已紅頭已破丈冠冕瑣闥薰蕕冰
炭嫌忌已深似宜于狺狺之衝徐避之惜哉言

路之不辰也上不得于君父下不得于卿相
中又有自相魚肉者出悠悠世情此冠何得不
挂乎吾道吾黨席有明公願盡珍重理

寄徐文江

南羽不遙缺焉聞問遙憶讀禮燕居相羊泉石
花鳥間恬適可知時事紛紜言路陽九一擢于
選司之牽纏二擢于軍政之考核三擢于內監
之波及無論在事與否一筆勾去凡三十餘人
數百年所罕有之遭也去者自甘永棄留者意
念都灰豐草長林之歸惟蚤莫不同爾安得卽
起丈于巖廊砥柱中流一吐正氣乎弟泪沒苦
海行且三秋歲月愈深罪戾愈大辰下恐亦難
免不須究竟丈何以爲我策出路也伍寧方負
一時重名而僅以僉憲出有識者殊爲扼掣于
其行也草勒附候不一一

與陳南濱

近日事沒天沒地愕人駭人可恨可歎者無如
中州之說矣此何入吾丈吞雲夢八九之胸次

也九列三事不難敝屣棄之何有于不根而葉
不風而波之嘒嘒哉當不滿丈一大軒渠爾說
者又謂彼且信喉信舌以血濺人不一申辨何
以間執誣讖之口且長諸秉鉞之橫而持斧乘
驄者人人危也弟謂此際以實待虛以直御譎
以無心應有心丈必有定畫矣其謂之何弟昨
抵長安相遇知己無下爲腐心扼掣非獨爲吾
丈爲世道也

寄于念東

率爾報命忽焉月餘矣計榮發當在此際竊念
奉別三秋無繇一爲把臂相送耿耿何可言白
下山水佳勝丈携謝家驚人句以往牛首秦淮
諸境增其高深矣政恐南國詞人籍籍仰斗異
日推盟執鞭弭以從者屢相錯也將無吐握之
是虞耶薄片不足言享龕紗備暑月之需統祈
麾頓

又

里居自快里而子午道也不勞吾丈驛馬乎尙

符璽故清卿陪京更清文事多吏事少立言之
業合于此中成其不朽爾惟是盛名在鼎呂非
久又自南而北恐不得常飲建業水也巖廊事
遠不如昔大臣疑而不信言路塞而不通 朝
廷無一見信之人士紳無一欲留之念此亦何
等景象乎弟倔強蠢駭絕非此役所宜卽不發
于此時必不釋于他日衆怨成府積罪如山弟
猶不改晏享之性也

與侯心于

行時寵以詩矣又勞遠駕黯然無言殊難爲心
九月杪始抵長安至則西逆盡平蓋內潰也非
外攻也東倭亦從此稍稍引避不敢入犯可語
吾邑人毋畏爾魏總制被逮弟上疏救之中有
魏學曾未嘗負 陛下 陛下負學曾數語
上覽之大怒賴臺省相繼疏拯者踵至怒少釋
然竟不得 旨烏盡弓藏自古歎之殊可憫也
足下日來課業何似新選陳公屹然爲江右名
家墨義窻稿俱不凡而南宮之志甚篤弟語之

曰必欲尋筆硯友非夷門不可望足下從遊焉
芹宮無讀書室業以致簡萬公假以茅屋三間
不知慨然否惟足下從憊之

寄歐陽先生

別忽八日可勝懷企一葉扁舟乃有一大奎璧
臨之在上滿路河山豈不動色舟中湫溢百事
百簡雅量自不督過無亦東道主太狎恩耶諸
子愚鈍更甚于父所賴明公振起而陶鎔之俾
敝邑人士謂曰李家兒何脩而得經師人師奇
遭也則不佞敢愛啣環哉一入苦海形神便瘁
渴欲得起居狀遣急足馳問握手未期伏楮悵
結

寄蕭省吾

弟行役廣平者三越月蓋吾丈之甘棠蔽芾至
今與邯山洛水並其高深也貴臺爲要害重地
聞丈德威信義邊民戴爲福星酋虜畏爲明神
大丈夫爲天子立功萬里當其一面斯亦何
難班定遠哉快甚慰甚數年不得蘭玉耗近鳳

曰必欲尋筆硯友非夷門不可望足下從遊焉
芹宮無讀書室業以致簡萬公假以茅屋三間
不知慨然否惟足下從憊之

寄歐陽先生

別忽八日可勝懷企一葉扁舟乃有一大奎壁
臨之在上滿路河山豈不動色舟中湫溢百事
百簡雅量自不督過無亦東道主太狎恩耶諸
子愚鈍更甚于父所賴明公振起而陶鎔之俾
敝邑人士謂曰李家兒何脩而得經師人師奇
遭也則不佞敢愛啣環哉一入苦海形神便瘁
渴欲得起居狀遣急足馳問握手未期伏楮悵
結

寄蕭省吾

弟行役廣平者三越月蓋吾丈之甘棠蔽芾至
今與邯山洛水並其高深也貴臺爲要害重地
聞丈德威信義邊民戴爲福星酋虜畏爲明神
大丈夫爲天子立功萬里當其一面斯亦何
難班定遠哉快甚慰甚數年不得蘭玉耗近鳳

雖有幾乎弟疲于此役極矣老蠹魚豈堪津筏
丈爲斯文正印無惜片言提耳

報方岱陽

兩月而了兩郡六千人士皮肉盡銷形神俱槁
歸而見妻孥祇有雙眸無恙爾再奉瑤函矜憐
備至丈之寵靈抑何綢繆鄭重之過深耶時尙
未 陛見姑休養于兒女子手中數日以償辛
楚遙憶霜臺岑寂日理爰書此之爲勞與較稅
者無二愛莫助之當奈之何奇寒中人願言寶
擗恒以南諸事不足當吾丈兩月之破竹無煩
戴星也

報魏見泉

燕趙孔邇晉陽台臺三年節鉞風猷得之晉人
七口碑者習聞之而習服之非自今日始矣頃
覩疏章姑亡言惠文諸白簡崢嶸可傳卽所爲
安攘華夷貞肅文武于三晉者無所不周亦無
所不千古丹心良獨苦哉至誦佳什蓋又悠然
曠然瀟灑自適儼乎輕裘緩帶之風焉台臺之

文章政事氣節襟期誠淵淵灑灑不可易測已
某洛州之役蠹魚三月形神俱瘁歸而覩佳刻
之賜琳瑯滿目讀之惟恐其盡于是不知曩者
蠹魚之勞矣欣慰何量

寄蔣元軒

江北時事無一不難有吾丈破浪之才辦此當
如承蜩爾惟是恃壯者易于損神鬪斂者易于
耗氣須于盤錯中常有容與意乃願養喫緊之
要訣願弗迂視弟言壽州席文弟硯筆友也敝
邑推爲文行祭酒今屈首苜蓿先生非得繡衣
使者拂拭之區區一青氈安能飛于無翼乎惟
留意

報王還朴

別緒無西羽將去惟于三晉士紳口碑中恍然
如對顏色爾初令不容不尙嚴然亦必嚴及扞
吾文網者而後得人之畏且服刑中思怨怒中
思平乃吾儕第一繕性持情工夫勿得于此處
忘檢點也弟嘗犯此病痛不敢不爲吾丈告晉

中官評不出甲科而出雜流不出上官而出下
吏數年如此然亦係乎人品耳以丈之卓犖又
何虞焉弟臘杪始至自廣平歸而見諸言官之
被逐翩翩去也豐草長林之思遂堅不可回矣

寄于念東

時方禁海內驚奇士弟較燕趙已竣獨恨奇者
不多爾此中青衿目不識古書卑卑無調者大
半猶在吾魯下風也四閱月不得家報里中事
邈焉不聞黃口兒盤竿應試鄉之無人可爲一
粲弟蚊負以來終始拘泥力絕請托中外皆欲
殺弟自知誠審無計狗之辰下無一長事靜坐
潞河署中四體都病入山之念不能自持旅况
寥寥誰當與語

寄屈少微

公郎得雋弟所甚快足丈生平事矣較文之役
良苦上谷四履士倍于瀛郡不及餐而日已下
春所謂蠶食諸生執者短檠爾蓋無夜不三更
一點起而視事乃兩眸遙相離我謂我實窮之

以所不支可笑哉夸父之駭乎雪案螢囊事負
于少年而償于今日殊足駭異已復自憐神氣
幾何妄爾屑越假令丈在坐必出肘後玄訣教
我豈容竭蹶

又

目眚七八日真成面壁達磨壹是鸞花書酒都
付維摩詰處暫討收管五嶽圖佳卷勺用處字
目小可以送宋廣文長歌扇往合眼多妄思當
是波旬欺我

復王百穀

典客書久未至豈其亦殷豫章耶盛後和頗有
世業不享于身又不享于子天道似真夢夢矣
蔣文學口垂念之雅不置又口門下百六事不
置天生名世不得究其抱乃丘壑亦復爾爾乎
望以達觀之見消之文學來值燕臺無市駿者
歸而養其千里之足異日空十二天閑可立待
也

報周礪齋

頃承役來得佳句佳筴松下讀之琳琅之音沁
人心骨此足老蠹魚矣晝錦消息如何青藜白
虎政須直筆得遂休沐不

與王浮東邑侯

頃接手教甚慰敝邑以花禾爲天連歲不熟民
無天矣當奈之何自福星在事盜息民安風清
弊絕地方甚賴經濟衙役畏不若滑役畏愚民
畏不若奸民畏此牧愛者斟酌調停之要道也
老父母必能折衷于此無庸贅矣

與姜肖鳳

月朔遣書奉問又四日得報知丈已去 國矣
前書猶在第二次 旨下之後尙未見如許曲
折誠不意 聖怒之終不肯回而竟棄名賢若
斯之易也此番舉止大無謂會推典故甚明卽
所舉一二不當 上意亦未至大犯忌諱何至
見而怒怒而霽霽而復怒展轉株連橫加于所
不知者何人然後已也漚沫世界萍梗功名知
不滿達觀一笑第門下之名愈重而 國家之

事從此不可收拾爾往年嚴譴止及印君未常
波及同事一掃而空之頃已三空其署矣數十
年所培養之豪傑一旦纍纍翩翩而去後之薑
辣其性者不乏人也所爲忤意旨者不乏事也
見今代補已自寥寥能再禁幾度空乎昨寄字
顧涇老云不知 朝廷兆何事端作此伎倆丈
勿以弟之言爲臆也請于遂初後陟桃山之巔
而靜觀之

寄王柱石

自公祖出京後正人短氣邪流勢張附邪者立
致光榮持正者類遭沮抑比來銓曹盡空礦黨
兢沸大臣小臣始猶相顧驚愕近且相安也公
祖如在朝堂豈堪一日居處乎往荷知愛諸君
子每一聚首便相與浩歎竊念五百年名世之
身旋用旋舍今且置之風塵沙浪中小人之肆
毒何酷也已復羨服公祖中小人之毒其毒在
一已辨小人之奸之功其功在天下當戎政之
始交公祖也假翫儻名就芝蘭之室當是時不

有明鏡照其肝腸侃言肅于斧鉞舉朝率慕其
羶行誰知其爲大奸大詐辰下卽不成世界而
黑白甚明薰蕕不混則公祖扶世教正人心之
功不在闢楊墨者下已某抱病幾十月請告公
移已三豐草長林近在曉下何時快覩龍光促
膝傾倒

報錢培完

煩暑惡懷匹如逃兩覽足下虞山佳記瀾瀾泱
泱如坐松濤泉韻中不啻李贊皇白龍皮貯水
也至遺愛三紀又不佞某所躬逢而目覩者讀
之想見千古甘棠之致焉兩帙在側足清心骨
矣

與邯鄲令朱上愚

少年老識無如門下爲最不用之青藜白虎而
用之赤縣且用之劇縣造物者之意良厚哉聞
吟哦多暇陶鑄多暇子午庚癸亦何傷矣重煩
厚念何以荷之丹青之價人人傾企願自愛

復方岱陽

漁陽四履山川如繡其最勝者爲盤凝爲澠池
按部之暇曾一相羊其間乎抱影中但言涎津
津垂地矣東巡一何承蠲易耶豈其孫陽所過
十二天閑且無龍媒乎驄車何日西猶及采水
芝掃水輪以待一一問九方觀沙丘狀薄意何
煩批答敬拜大雅

與侯心于

祭酒兩易矣胡不命駕弟無時不病賴平湖之
祭權作枚生枚生去病復爲祟茲且昂首夷門
曾憶疇昔愈我頭風斧我鼻聖豁我心花者非
子也耶子來竟霍然已行瞻芝肴不復多漫是
日雪嫩不律呵凍爲緘

寄王百穀

頃燕閩後先惟星大可駭異天變於上民困于
下縉紳相傾相構于中無之而非危兆也者明
公居江湖之遠憂及君民忍憇然已耶前所懇
鴻筆草隸數紙豈有意乎渴望渴望

與元氏令張銘紳

門下芳猷峻節滿望首徵不知當事者何心致
有遺珠之歎大都真心直道不諧時調不快俗
眼亦是吾齊魯人本等骨格爾英雄豪杰政不
當于區區套數功名着意也惟是事事日久多
所不便旦晚得謝墨綬內遷猶勝于畫餅之行
取萬萬爾

與方岱陽

此官直雞肋爾較之老梅胡孫入布袋鮎魚上
竹竿猶甚安敢當吾世而別生妄想來論憂惑
一語弟當以韋表微之樂解其憂以莊子休之
釋解其惑焦著有神其亦許我善處窮乎區區
劣事至煩盥沐感可知也

與侯心于

宦情一似秋雲薄山色不如歸興濃意已決矣
移家者爲病體小愈不耐束裝早晚伯鸞德曜
當共賦五噫南下也齋頭黃花幾許可留一二
本待我與足下醉晚香十日夜臂楚不能字希
亮

報劉侍御

十年老驄馬令日日伏鹽車不獲展寸尺步黃金臺安用哉庭評豈獨非執秩者所願亦滿朝士人所不願者然且登天之難也 三殿重災誰云無自時事如此不佞亟欲共明公結禽向之緣顧世貪芳名如斗如岳卽明公抱遠志豈得遽遂重煩厚惠不虞釜中魚耶移病歸來其病滋甚始信薄命人無之而非百六也草略附

謝

與高東溟

出京時日遠矣甚辱豐貺世有非常之愛念至再四如吾丈注意者乎四十五日始抵家不十日而豕婦病亡兩年喪兩婦弟之罪孽上通于天矣遭逢太劣病體益增今尙鬱鬱藥餌中無好懷也回憶知己徒煩夢寐已爾 殿災愈酷天心厭惡極矣此時安得不悔悟頃見邸報種種事皆強人意不知將來有終否然亦足壯一時之氣象矣大計有丈在事中外俱爲欣慶鑑

空衡平之聲人所信服固素也近况何似日與
下上者爲誰希示

寄周懷魯

驄車此際在何所八郡士完乎暑氣最酷今夏
更烈台臺揮汗幾斗眠食何似皆不肖所願闢
以一人考千萬人千萬人無難也以千萬人考
一人一人不可當矣夢見此等景色便膽戰股
栗汗出如漿况身親其苦者哉某之歸也本求
靜理賤病而百憂夾集病反滋甚百六之命何
以堪之 三殿復災

上猶得宴然已乎此又當軸者轉移君心之大
機括也中流砥柱非一味赤心者其誰能張膽
至望至望

與東陽令

直聲遺愛兩邑不朽足門下千古矣升沉顯晦
何問焉東陽才俊甲海內暫借名公其間也其
將以文章起家乎姑耐之可耳野性歸山麋鹿
爲侶無足爲知己道遠煩問訊喜可知也

與侯心于

文駕何時遯歸耶西王母宴上那得少東王公
行酒恨李生無曼倩才不能從朱鳥牖中竊三
千年一實之物自娛耳塲中玉屑明日希視我

又

年來不能勝杯勺得捷音爲浮大白者三夷門
生非人是耶非耶讎三十年之業障吐吾黨氣
濟水諸英從此都咋指退矣兒子仗芘抵家口
顧復之恩良至感歎久之恨身不能奮飛湖南
之上取足下手中桂爲我下酒

寄徐文江

念年勞薪四載蠹魚乃今始得奉七尺病軀于
半畝宮也李生百六當不在閨黃楊下哉聞丈
業以易告 國事日非島奴日熾 廟堂之上
空無人焉卽有人太半燕雀耳其不燕雀者必
不見容此乾坤何等時而吾丈不蚤命駕爲中
流砥柱乎遐想德教不能爲懷

與周懷魯

五月杪始得歸里三徑全荒孤松半仆僮僕忘其舊名姓禽鳥詫爲新主人竊用自傷已復自笑何物腐鼠遂令人廿年潦倒六載沉冥今乃挂冠也自非明公曲爲體恤極其煦扶豈能奉七尺病軀于半畝宮乎佩德感知世世以之聞鏡臺較士倏已將竣薄劣之所午夜竭蹶而不足者乃明公之所十行俱下而有餘者也人之才力夔別如此敬服敬服 國事日非不在外侮不在內變而在正人君子動輒爲人所羣嫉而陰攻此安危理亂之大關括也願明公十分捉得定十分擔得住勿以滿朝皆婦人而灰心幸矣

與朱上愚

燕越路阻無便鴻聞問祗于貴治士紳口碑中得循政耗爲快杭城繁劇甲天下非破浪之才所難難在大吏建牙其地者甚多墨綬不得不以時朝見恐門下薑桂之身不欲常爲梧倦爾兩年清望冠絕兩越都人士無不擬爲題才妙

品計亦咫尺間事耐之可也王帶水直當于占
人中求之可稱一路福星希道意

報李慶陽

頃見大疏請急不 下主爵特推貳公又 不
下無亦時事孔棘偉抱絕倫

主上下體譏民借寇之私耶倭以聲食我曠以
實食我是兩倭也兩倭交禍而翁臺兩砥柱之
地方屹然如泰山此非九鼎大呂之力不能矣
天祚明德時下銓衡舍翁其誰不佞某抱病還
山二豎猶王痛定思痛其痛轉加今尙偃蹇斗
室未出門也抵津辱問抵家辱問感激厚誼欲
報無所

寄高東溟

臺蕭縣人來得手書極慰積仰時事愈危當國
者擁虛器務空談不肯輸實心肩事徒賴二三
言官如吾丈輩者撐持其間一髮引千鈞公等
良亦苦楚無奈哉臺長本兵無亦待關酋城下
之力乎亂世做官難不如做友難不死于

君當死于敵不死于敵當死于友吾丈不染俗
不黨惡睜子之最赤心者不可不味吾言也尊
嫂仙郎各萬福吾道陽九若斯無須問此矣計
事想有頭腦惜無佳臺長耳弟爲二子奔波姻
事又累成病今猶抱膝面壁也山林亦不容飽
吃飯弟何所逃矣舍親梁太東以戲綵故不肯
北弟亦不肯令禽生北使老向寂也望丈爲貴
同年一成其志

寄屈少微

衣錦篇說理精透非深于書旨者不能道高取
必矣滋陽公何故蒙此金沙行急餞之不能當
遣一蒼頭送之盆石甚欲得第路遠難致不爲
吾目用何益也姑緩之異日貞白高致翩然留
其作案頭兩日當有一二跋語尾其後不悞足
下東携唯是一字一大朱魚所懇望于貞白報
者如此時下淫霖壞垣屋中外無駐足地舍人
露宿者半卽稚子亦能卧數明星歷歷不爲無
趣知在急聞故及之

又

合璧擲人秋且累矣訊銀鹿知足下閉關神長
王母闌入退心菩薩乘耶譚岱宗便心鹽顧柴
車巾且罷者再語云作與止時以爲客時以爲
主來歲桃花當果此諾僕長物盤溝蓬累一壑
苦無一直意者澆我磊塊而足下又似阿閃國
人同病相憐者伊誰誠恨之矣佳作僭彈射爲
王還樸借錄雞林價日高也來卽駛寄制義事
勿自老東魯無不才君也者其爲吾黨職志鈞
石先生天人也非久執鞭從之

又

覩長公作爲之一快野鶴在羣雞見之卽知其
爲叔夜令子也連日困于賓客而賓客如足下
乃又不來煩囂中寂寞其誰知之足下來不可
不携中鵠縣望縣望

又

令世母大事襄自公一身良苦久無耗城市無
友嬾與病合無致僕亦苦雲墜璚玖如面之矣

嶧陽遨遊是吾渴念款段馬下澤車兩者俱貧
奈何顧吾神先往也公逃于野鶴竟不足城中
耶老龐可憎

又

兩前後真成逍遙遊別來四威儀中眈眈無生
法忍數欲調順奢摩他而如意珠金剛杵時時
闌出不馴乃義掌亦須闌入直令西竺古先生
與吾素王相顧大噱謂予無決定智予何敢增
上慢苦無導師女子及我根器此不過中由旬
地何時移一刹那足力下吾寂光上侈其迦談
不至束教也感遇旬得陳伯玉奇寶而悽心象
亭醴觀浮化不下蒙叟王際雲逗星槎於南天
日趣之不獲節傳行脫藁赴記室矣

又

生來原是辟支聲聞禪得足下知見如面無上
尊然者朝岱之盟當在秋杪子欲先鳴耶鬼薪
凖謀字出腐史鬼薪卽今之徒罪而凖謀則反
相也何處着此字班馬異同吾無是本畱覽之

與樊無可

自足下以麥往僕便抱病河魚苦無長友破我
岑寂所賴二三牋卷蠹遊其間近亦兩相厭惡
都無趣味突出佳訊似對芝宇綵菊數筆五月
生秋山房又增一奇矣香魚縣之孩犬左手佩
老人星之芳問也

又

萸莢生者落且半矣獨無塵尾之晤夾之秋霖
景惡隱囊大是懔懔極欲共知己一醉亡容招
矣扇頭佳句句句有大厝致而珍時惜陰殊足
念也勉答來美無奈巴人何

又

覽錄本具見採珠妙手以明公笥腹又副此武
庫昔人破萬卷者恐亦退舍寧但吾北面耶原
冊還鄴架時雨懌滿三農良足痛賞計詞伯不
無志喜之作何以甚我

聞友人私一妓折梅戲之妓號玉梅

聞金屋所貯有梅而玉者瘦影暗香不知與吾

窻前九英孰嬌時取南枝佳者佐其蚤糝而以
迎春如風流少年張緒者耦之

復樊無可

天地之爐熾甚脛下出火奈何水芝哉小待陰
靄棄欵段問十丈消息無用折簡也

又

日來大暑驅我樓居不欲下卽細君罕見其面
何能走名園快菡萏拜筵之辱如對睂宇迂嬾
狂夫敢當獎借華袞加身引而自壯矣

又

詩思清飄當與何水部競秀梅花自是不敢開
矣西郊有一樹大梅主者不解賞吾儕乃一靳
往不爲羅浮仙子所笑耶

與友人

陽侯爲淫日甚一日不有此晴吾輩其魚矣昨
涉水過仙居值吟屐它往悵悵而歸四望潦流
能無爲蒼赤興悲乎覽大篇逼真風人妙致杜
少陵字字憂國殆同之矣

與屈少微

除夕元旦人和天和遂得三律所恨足下遠不
與爾遲登扇頭往邑大夫稱考卷不去口謂雄
才大略之士胸中細膩乃爾來教曰魄奪吾曰
神王也豆青盤可容二裏六把鍾可酒不可茶
興到當一欸而盡山房有此良足自豪良足自

快

快獨集卷之十八終

